

章士釗著

柳文指要

中華書局

章士釗著

# 柳文指要

上 體要之部

卷三二—三五

中華書局

卷三十一 書

答元饒州論政理書

一

元饒州者、元奩也，各家都不識其人，自王氏困學紀聞公揭後，各本猶繳繞不定，此誠可笑。此所謂論政理者，不過一理財之大端耳，中唐言理財有名，如劉晏、楊炎、皇甫鎛、程异輩，大抵與子厚同時，而异尤在八司馬之列，顧子厚集中，曾無一字涉异，更不與右列輩流有何討論。此蓋子厚意中若輩所爲，止於充賦稅養祿秩足己而已耳，至富庶且教之大任，概非若輩所能理解。至饒州者，不僅胸懷大任，不同於其他長人者之志，而又深通春秋，知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。用是子厚與之簡牘往復，辯同夢得，酬暢刻至，此書竟成爲集內獨一無二之作，迴環諷誦，聳異曷任？

本文用字有可注意者，略舉如下：一、「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」，類、大率也，與訓都凡之慮字，因韻近可互換用。如漢書：「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」，慮易言類亦可，子厚此種句子，喜偏用類，與楊憑書：「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」，亦其例。二、本文

重字有兩解，一、難也，如「不一定經界，覈名實，而姑重改作」，重、難也，而難字有打消意。重改作猶言難改作，難改作猶言不改作，漢書中所用重字，多如此解。又一、加重之意，如「因南人來重曉之」，重曉之者、加重曉之，使得開悟也，不可混作難義，與上文「然則蒙者固難曉」句渾淆。三、「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」句，俗手在字上加不字，此於他條已釋明，不贅。四、又「聞兄之莅政三日，舉韓宣英以代己」兩句，俗手認爲兄下之字可去，不知此類句子，一主句，一關係句，主句者、兄舉韓宣英以代己，關係句者、兄莅政三日也。以歐文律令繩之，之字在兩句中爲關係代名詞，特歐文不可略，而吾文常略，故讀者不甚理解耳，熟味論語：「夫子之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」一類句法，當有豁然貫通之境。五、「宣英達識多聞，而習於事，宜當賢者類舉」三句，俗手多斷句在事宜，不知「宜當」爲子厚習用語，吾別有解，亦不贅。

## 二

子厚與元饒州論政理，主張維持富民，平衡賦稅，理想達不到後來王介甫剷除富室之新法觀點，此自是天然局限性，無可解免。茲先引介甫之兼并詩，以資論證：

三代子百姓，公私無異財，人主擅操柄，如天持斗魁，賦予皆自我，兼并乃姦回，姦回法有誅，勢亦無自來。後世始倒持，黔首遂難裁，秦王不知此，更築懷清臺，禮義日以媮，聖經久煙埃，法尙有存者，欲言時所哈。俗吏不知方，培克乃爲

才，俗儒不知變，兼并可無摧，利孔至百出，小人私闖開，有司與之爭，民愈可憐哉！

此介甫未得志時所爲詩，及得志行其所信，橫遭反抗，己又所用匪人，遂無所成就而終。子厚從未如介甫執權當國，說不上規劃經濟政策，且當時政治重點，也不在經濟，況同黨中如程昇之流，方以培克進獻爲能，正背道而馳也哉？蘇子由爲元祐老臣，與新法爲難，其觀點反與子厚政理相近，此數百年間思想進步之必然程限，言之慨然。子由論點如下：

祖宗承五代之亂，法制明具，州郡無藩鎮之強，公卿無世官之弊。古者大邦巨室之害，不見於今，惟州縣之間，隨其大小，皆有富民，此理勢之所必至，所謂物之不齊，物之情也。然州縣賴之以爲強，國家恃之以爲固，非所當憂，亦非所當去也。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，貧民安其貧而不匱，貧富相恃以爲長久，而天下定矣。

此段理論，當然是針對介甫而發，〔見欒城後集詩病五事。〕然貧民安其貧而不匱，歷史過程，殆無是境，穎濱特未之思耳。亭林之菰中隨筆，吾別紀錄者，亦是同一論旨。吾國國民經濟之根本問題，必遲至二十世紀之末葉，始得解決，乃由無產階級執政，於前賢無取苛論。

右引穎濱文，猶有一大段如下：

王介甫小丈夫也，不忍貧民，而深疾富民以惠貧民，不知其不可也。方其未得志也，爲兼并之詩，及其得志，專以此爲事。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，民無貧富，兩稅之外，皆出重息，公私皆病矣。呂惠卿繼之，作手實之法，私家一毫以上，皆籍於官。民知其有奪取之心，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，朝廷覺其不可，中止不行，僅乃免於亂。然其徒世守其學，刻下媚上，謂之饗上。有一饗上，皆廢不用，至於今日，民遂大病。源其禍出於此詩，蓋昔之詩病，未有若此酷者也。

夫穎濱、腐儒也，但所述新法流弊，無一字不實。嘗論介甫之敗，其病非一：一、彼不從根本下手，而先將土地改革，務存富之名，而使貧民不匱，此必不可得之數。二、己所用多僂薄小人，而留大部分號稱正人君子，大肆譏評，日幸其崩潰以爲快。是內既不堅，而外有無數之罅隙，前來間執，所事焉得不敗？三、天下無有利無病之改革，先既無法豫阻病之不來，而又無相應抵抗之方術。如私產皆籍於官，民乃賣田殺牛以避其禍，此必至之勢，而須有善於說服之大隊幹部，家喻戶曉，始得挽回頹勢，設若無之，非敗不可。四、不論名義云何，所謂饗上之一過程，必須到來，於斯中飽難斷，貪污狼籍，功敗垂成，理有固然。以上四義，皆介甫之所未能逆料，妥爲備豫，故新法之結局乃爾。若子厚涉世於數百年前，身不當政，僅憑理想立論，政理云

云，又未易以介甫所經利弊強繩之已。

### 三

子厚與元饒州論政理，大旨謂富室爲貧民之母，不可破壞，此一謬論，中國所謂通儒，皆一例持之。顧亭林菰中隨筆記一條如次：

江南雖極大之縣，數萬金之富，不過二十家，萬金者倍之，數千金者又倍之，數百金以下稍殷實者，不下數百家。以戶口數十萬之大縣，而富戶不過千餘，於千家之中，而此數十家者，煩苦又獨甚。其爲國任勞，卽無事之時，宜加愛惜，況今多事，皆倚辦富民，若不養其餘力，則富必難保，亦至於貧而後已。無富民則何以成邑？宜予之休息，曲加愛護，毋使奸人蠶食，使得以其餘力贍貧民，此根本之計。

右說據亭林稱：乃出自龔子芻言，其實自柳州以至亭林，凡通人所持之論，大抵相差不遠，初不必問主張者爲龔子抑誰某也。信如斯也，國中將富者永富，貧者永貧，貧民永賴富室維護，等於被剝削到底，此與孔子不患貧而患不均之說，亦無法相入。柳州又云：「懼富人流爲工商浮窳」，是富人從事工業，且非正軌而不可許，中國勢必展轉困頓於貧弱之農業國，而終無自振起。雖其中定經界，覈名實云云，所謂改作處，可能有相當變動，然子厚論政理一書，所受歷史之局限性絕大，實不待言。在中唐

與人討論及此，能以「賄賂行而征賦亂」爲弊政之大，似已是不刊名論，非儕輩所敢望。

然吾爲子厚解說者，有一特點，卽子厚並未嘗如其他陋儒之所爲，嘖嘖頌言禮教是也。近人有爲秦蕙田畫像作記者，立說如下：

先王之道，所謂修己治人，經緯萬彙者，何歸乎？亦曰禮而已矣。秦滅書籍，漢代諸儒之所掇拾，鄭康成之所以卓絕，皆以禮也。杜君卿通典，言禮者十居其六，其識已跨越八代矣；有宋張南軒、朱晦菴之所討論，馬貴與、王伯厚之所纂輯，莫不以禮爲兢兢；近代學者，以顧亭林爲宗，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，吾讀其書，言及禮俗教化，則毅然有守先待後、舍我其誰之志，何其壯也？厥後張蒿庵〔爾岐〕作中庸論，及江慎修、戴東原輩，尤以禮爲先務，而秦尙書蕙田，遂纂五禮通考，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，而一經之以禮，可謂體大而思精矣。吾圖畫先正遺像，首顧、次秦，亦豈無微旨哉？

右論爲作者蠹國殃民、得意自信之筆。此從先王之道一筆掃來，中經漢唐宋明，以至遜清咸同未造，不論朝野儒生，漢宋門戶，其崇禮觀點，大概趨於一致。以知中國兩千年社會沈滯不進，皆此種悖謬理論，從中作祟。何以言之？夫斯謂禮者，一種階級之壟斷物品，而非一般貧民所得參預者也。管子曰：「衣食足然後禮義興」，貧



民衣食且無著，將何從與聞禮教？亭林所舉之江南大縣，有數十萬人者，其中不過寥寥千餘人，可得聞禮。何也？禮者富人之綴飾物也，其人一生不富，即一生不得與於禮，天下亦無何色大儒，曾計劃使貧民一同學禮之事？是禮者、爲限絕貧富之大鴻溝，中國不先去禮，或至少停禮不講，將永無溝通貧富，使農工子弟與士族攜手共進之一日。此理謂柳州會不明白，吾滋未信。蓋商鞅相秦，其第一步驟，即在毀禮，子厚雖未論鞅，但以封建論頌言秦制之公推之，諒於鞅之政令，當亦無訖。

吾持此論，並非子厚有何非毀禮教之正面言論，特吾國嚮來論禮者，每好與刑併爲一談，唯論刑亦然。如後漢陳寵爲廷尉，性仁矜，曾附經典上疏曰：「臣聞禮經三百，威儀三千，故甫刑大辟二百，五刑之屬三千，禮之所去，刑之所取，失禮則入刑，相爲表裏者也。」此非寵之私言，凡漢人殆莫不如是說，即明通如王充，其書亦云然。如實論之，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，都絕非亭林所標江南大縣數十萬人之所有事，至大辟二百，五刑之屬三千，該大縣之千餘人中，未始無極少數牽連在內，而大體上，則以駕馭該縣之數十萬人，非此種律令不行。然則禮者維富所須，刑者懲貧必要，如此而以禮與刑相爲表裏，無異宣言貧富兩級，永久對峙，無法消除。吾觀子厚除平昔消極於禮無甚執著外，而在斷刑論之大篇上，絲毫不涉及禮字，言下反覺禮數之煩瑣爲無聊。加之高唱官爲民役，及關心民瘼，如捕蛇者說之各種事迹，因而

依邏輯法式，得論斷如右。至與元饒州論政理之故爲繳繞，自屬時地人有所牽絀而致然。

宋俞文豹吹劍錄載：

溫公歸洛，講孝經，有二父老往聽講，持簞食豆羹以獻，公爲享盡，講庶人章。講畢，父老請曰：「自天子至士皆有詩，庶人獨無，何也？」公不能答。〔按孝經自天子至士，每章之末，皆引詩作結，惟庶人章則否。〕

此得代司馬君實而答之曰：詩不及庶人是也，詩不及庶人者，猶言「禮不下庶人」也。蓋詩若禮，當時皆賦有階級性，人不達某一階級，——自天子至士——卽倫常之間，無自與於禮，又應對之際，無自與於詩也。〔兩與字去聲。〕孔子教其子鯉學禮，曰：「不學禮，無以立」，又先教學詩，曰：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」，此唯士以上，則受教如是，下至庶人，不善立可也，不工言亦無不可，直無取以是爲教。此一封建形勢，數千年來，習而安之，士夫高品如君實其人，尤無不默而喻之；獨至宣之於口，使之成一教條，向虛懷若谷之父老，解釋明白，以君實之質直，輒囁嚅而不肯吐，又以君實之淵深，早了然於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」，故不能答。

四

唐賦役之法有三，曰租、調、庸。租者依田而定，如每田百畝歲納租二石是；調

者據丁戶調而取之，如每丁各隨鄉土所宜，歲輸絹綾絁共二丈之類是；庸者用人之力，歲不過若干日，若不役則收其庸，如日準出絹三尺是。後楊炎每州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，便爲兩稅定額，夏輸無過六月，秋輸無過十一月，此陸贄所謂「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，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恆規，是務取財，豈云恤隱」者也，於是唐之征賦始亂。

陸贄稱：「兩稅之立，唯以資產爲宗，不以身丁爲本，資產少者其稅少，資產多者其稅多；曾不悟資產之中，有藏於襟懷囊篋，物雖貴而人莫能窺，有積於場圃囷倉，直雖輕而衆以爲富；有流通蕃息之貨，數雖寡而計日收贏，有廬舍器用之資，價雖高而終歲無利，一概計估算緡，宜其失平長僞。」復次：「不量物力所堪，唯以舊額爲準，舊重之處，流亡益多，舊輕之鄉，歸附益衆；有流亡，則已重者攤徵轉重，有歸附，則已輕者散出轉輕，高下相傾，勢何能止？」復次：「今之兩稅，獨異舊章，違任土之通方，效算緡之末法；不揆人功，但估資產爲差，便以錢穀定稅；臨時折徵雜物，每歲色目頗殊，唯計求得之利宜，靡論供辦之難易；所徵非所業，所業非所徵，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，減價以賣其所有，一增一減，耗損已多。」復次：「物之貴賤，繫於錢之多少，錢之多少，在於官之盈縮，官失其守，反求於人；人不得鑄錢，而限令供稅，是使貧者破產，而假資於富有之室，富者蓄貨，而竊行於輕重之權，下困齊人，上

虧利柄。」凡此皆弊政之後，民間之貧富，不得真實，官司上下其手，賄賂於焉用事，而弊乃益甚。子厚之救濟方法，在「舍其產而唯丁田之問」一語，舍其產者，即廢棄兩稅以資產爲主之標準，唯丁田之問者，即恢復以身丁爲本之租調庸法也。尋開元之後，法度廢弛，丁口轉死，田畝換易，貧富升降，已異昔時；而楊炎救之以兩稅，其弊在兼并者不加追究，貧弱者不復田業，始定額取稅而一之，此子厚所以主張貧者應免，而富者亦不得不問，一切以孔子均寡安貧之大道，即聖人大中之法爲指歸，其理論高出陸敬輿先救時、後救法之上。

文中「則僥倖者衆，皆挾重利以邀」，邀疑遊字之誤。挾重利云者，如陸敬輿奏議中貴物藏於胸懷囊篋，及本文流爲工商浮窳等類之人，不憚轉徙地域，以避重稅皆是，即所謂遊也。

本文除題言論政理外，文內如「理歟弊歟」句，「理則其說行矣」句，「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，饒之理小也」句，凡四理字，皆治字之代也。惟政治字，唐時猶不習見，此政理是政治歟？抑政之理歟？仍可推究，韓退之寄三學士詩：「協心輔齊聖，政理同毛翰」，則似言政之理，而非言政治。

## 五

八司馬皆一時之才俊，史有定評，就中二韓，尤爲突出。二韓者，曄與泰也，泰

字安平，退之爲潮州時，舉以自代。其狀如下：

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

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，常參官及刺史授上訖，三日內舉一人自代者。前件官詞學優長，才器端實，早登科第，亦更臺省。往因過犯，貶黜至今，十五餘年。自領漳州，悉心爲治，官吏懲懼，不敢爲非，百姓安寧，並得其所。臣在潮州之日，與其州界相接，臣之政事，遠所不如，乞以代臣，庶爲允當，謹錄奏聞。

安平、史僅稱其有籌畫，退之此狀，言之較詳。退之以顯爲政敵，而肯舉以自代，可見公道猶在人心。建中者，德宗初建元號，凡四年，改興元；又一年，改貞元。退之遵制舉代，事在元和十五年，子厚歿已經年矣，不如元稹舉韓曄時，子厚猶及見也。

子厚有答元饒州論政理書，讀者初不識饒州爲誰，或疑元結。但次山與杜陵同時，年分較早，且結亦不曾爲饒州。至王伯厚困學紀聞出，始考訂爲元稹。白居易冷泉亭記，亭爲右司郎中河南元稹作，是稹蓋河南人，又嘗領餘杭郡。子厚在書之末段，措辭如下：

又聞兄之莅政三日，舉韓宣英以代己。宣英達識多聞，而習於事，宜當賢者類舉。○今負罪屏棄，凡人不敢稱道其善，又況聞於大君，以二千石薦之哉？是乃

○宜當賢者類舉句，當去聲，宜當複詞，柳文習用，參看答周君巢書。

希世拔俗，果於直道，斯古人之所難，而兄行之。宗元與宣英同罪，皆世所背馳者也，兄一舉而德皆及焉。祈大夫不見叔向，今而預知斯舉，下走之過大矣。

宣英者、韓擘字、擘、史僅稱其有俊才而已，今長處由子厚道出，可謂親切有味。據書意推測，饒州初不與宣英相識，子厚從中介紹，宣英始得與於類舉。不然，子厚胡云：一舉而德皆及？又曰：今而預知斯舉乎？饒州行古人之直道，初不因交誼而致然，故子厚深為激動。若退之之薦安平，為子厚所知，則彼等始而同官，繼而相仇，終而相推，子厚之中心激動，情況又是一番。

叔文執政時，所備預施行之第一大事，乃起用范希朝為京西禁軍都將，而以韓泰副之。此論者公認為扼抑閹宦、安國利民之百年大計；希朝雖嘆喑老將，威名甚盛，而綜理微密，因應裕如之效，必於泰焉期之。可見叔文之知人而重視泰，與泰之善於籌劃，絕非虛譽。天不祚唐，忠良敗衄，閹豎橫行，終於覆亡，哀哉！

據劉夢得答元使君書，似宣英與饒州之關係，由彼之推挹而起。其辭曰：

昌黎韓宣英、好實蹈中之士也，前為司封郎，以餘刃剗劇於計曹，號無逋事，能承其家法而紹明之，庭堅、仲容之族也。坐事為彼郡司馬，更閏餘者再焉，是必能知風俗之良窳，采僚之善否，○盍嘗問焉？足為羣疑之寶龜也。

○ 釗案：僚上疑脫同字。

夢得書又云：

潁江之郡饒爲大，履番禺之故地，漸甌越之遺俗，餘干有畝鍾之地，武林有千章之材；其民牟利鬥力，狃於輕悍，故用暴虐聞。〔畝鍾、江統傳：鄭國白渠，灌溉相通，黍稷之饒，畝號一鍾。〕

饒州劇地，元君幹才，又於受代人才，愼舉不苟，由此可見唐代吏治之盛，子厚敢於封建論斷定焉曰：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。

### 答崔饒州論石鐘乳書

一

自漢以來，時君往往以服丹致死，其後士大夫亦染此癖，然以服金石藥餌而長生者，迄少聞知。如子厚祭其姊夫崔簡文云：「悍石是餌，元精以渝」，是簡明明以餌石鐘乳而短命也。子厚壽止於四十七，諒亦與石鐘乳不無連誼，蓋子厚雖自詡其所食爲乳中最粹美之品，而卒也與崔子敬之「悍石」無異，醫理不精，而文人好弄狡獪，自斲其生，抑何可歎？子厚與崔饒州論石鐘乳書，辭雖博辯，何益於用？書云：

宗元白，前以所致石鐘乳非良，聞子敬所餌與此類，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，

宜①以爲未得其粹美，而爲麤礦燥悍所中，懼傷子敬醇懿，仍習謬誤，②故勤勤以云也。再獲書辭，辱徵引地理證驗，多過數百言，以爲土之所出乃良，無不可者，是將不然。夫言土之出者，固多良而少不可，不謂其咸無不可也。草木之生也依於土，然卽其類也，而有居山之陰陽，或近水，或附石，其性移焉。又況鐘乳直產於石，石之精麤疏密，尋尺特異，而穴之上下，土之薄厚，石之高下不可知，則其依而產者，固不一性。然由其精密而出者，則油然而清，炯然而輝，其竅滑以夷，其肌廉以微。食之使人榮華溫柔，其氣宣流，生胃通腸，壽善康寧，③心平意舒，其樂愉愉。由其麤疏而下者，則奔突結澀，乍大乍小，色如枯骨，或類死灰，淹頓不發，叢齒積類，重濁頑璞。食之使人偃蹇壅鬱，泄火生風，戟喉癢肺，幽關不聰，心煩喜怒，肝舉氣剛，不能和平。④故君子慎焉，取其色之美，而不必唯土之信，以求

① 釗按：宜、恐是疑字之誤。

② 仍、頻也，句謂頻頻習慣於謬誤。

③ 釗案：康寧疑作寧康，以腸康爲韻。

④ 按此段偃蹇壅鬱句，當移在心煩喜怒下，而將壅鬱乙轉，使叶韻。由其精密而出者至此，數段落用韻如下：一、輝微韻，兩句一韻。二、柔流韻，腸康韻，舒愉韻，一句一韻。三、澀骨韻，發撲韻，兩句一韻。四、風聰韻，怒壅韻，剛平韻，兩句一韻。平、叶皮陽切，音龐，張籍祭韓愈詩，亦如此叶。——北臺臨稻疇，茂野多陰涼，板亭坐垂釣，煩苦稍已平。



其至精，凡爲此也。幸子敬餌之，近不至於是，故可止禦也。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，則東南之竹箭，雖旁歧揉曲，皆可以貫犀革；北山之木，雖離奇液瞞，空中立枯者，皆可以梁百尺之觀，航千仞之淵；冀之北土，馬之所生，凡其大耳短脰，拘攣踈跌，薄蹄而曳者，皆可以勝百鈞，馳千里；雍之塊璞，皆可以備砥礪；徐之糞壤，皆可以封大社；荆之茅，皆可以縮酒；九江之元龜，皆可以卜；泗濱之石，皆可以擊考，若是而不謬者少矣。其在人也，則魯之晨飲其羊，關轂而輶輪者，皆可以爲師儒；盧之沽名者，皆可以爲大醫；西子之里，惡而曠者，皆可以當侯王；山西之冒沒輕儻，沓貪而忍者，皆可以鑿凶門，制閭外；山東之稚駮樸鄙，力農桑，啖棗栗者，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，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，何以異於是物哉？是故經中言丹砂者，以類芙蓉而有光，言當歸者，以類馬尾蠶首，言人參者以人形，黃芩以腐腸，附子八角，甘遂赤膚，類不可悉數，若果土宜乃善，則云生某所，不當又云某者良也。又經注曰：始興爲上，次乃廣連，則不必服，正爲始興也。今再三爲言

○液瞞出莊子：「以爲門戶則液瞞。」液、津也，瞞、謂脂出漒漒然也。謝惠連詩：「永保液瞞。」或云：莊本作漒，以瞞爲漒，誤。

○關、穿也，輶、回轉也。

○孫月峰云：褚少孫續外戚世家：尹夫人曰：視其身貌形狀，不足以當人主矣。當侯王，與當人主爲一類詞。